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light cream color, scattered with numerous red rose petals. Some petals are in sharp focus, showing their delicate texture and vibrant red color, while others are blurred,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The petal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top, bottom, and sides of the page,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花海

黎紫书 ● 编著

无涯

花踪七届，每一届都繁花似锦、落英缤纷。从一开始，这个文学奖就很不单纯，也很不安份；一直添衣换妆，想要超越“文学奖”而朝向大型文学节的模式去寻找新空间。这一路走下去，她对马华文学及文坛的发展影响至深。

花海 无涯

黎紫书 © 编著

花海

2

无涯

编 著 / 黎紫书

责任编辑 / 龚万辉

美术设计 / 龚万辉

发 行 人 / 杨嘉仁 周若涛

出 版 / 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4, Lorong Kolam Air 7,

Taman Golden, Bt 2 Jalan Ipoh,

51200 Kuala Lumpur.

电话 : 603-40423546

网址 : <http://www.got1mag.com>

电邮 : got1mag@got1mag.com

印 刷 / 永联印刷有限公司

初 版 / 2004 年 10 月

售 价 / 马币 2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83-2812-03-8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编目资料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Li, Zishu, 1971-

Hua Hai Wu Ya

花海无涯 / 黎紫书编著

ISBN 983-2812-03-8

1.Chinese literature--Malaysia--Awards.

2.Literary prizes--Malaysia.

3.Awards--Malaysia.

895.1

5	前言·花海无涯
11	花踪纪略
33	花香满径·引蝶招蜂
67	蜕变中的马华文学
83	比对台湾两报文学奖
95	黎紫书现象
103	花踪的保姆
119	后语·因为我在花踪出生
123	附录·历届花踪得奖名单
137	记“花踪之父”

目次

花海

无涯

前言 · 花海无涯

飘洋便过了海，披荆就斩了棘，落地也生了根；

静静开花，缓缓结果；

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踪。

仿佛一首摇篮曲似的，这首歌在每一届“花踪”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响起。马来西亚华人歌唱家陈容和卓如燕分别演绎过它了，来自柔佛新山的百人合唱团也曾经在舞台上唱得波澜壮阔。每一回《花踪之歌》响起，仿佛扎根在大马土地上的花踪又长高了几分，也更添一点风姿绰约。

自从1991年第1届花踪举行以来，至今13年花踪一如当初所承诺的，每隔两年如期开花、按时结果，转眼已有了7届花踪的历史。在大马这片不利于华文文学生长的贫瘠土地上，花踪竟宛若奇葩似的，长得亭亭玉立。喜欢文学的人都在等着花季，喜欢表演艺术的人也在等待花季，到今天连对文学不怎么感兴趣的，也知道有花季了。

花踪7届，每一届都繁花似锦、落英缤纷，有人将她比作奥斯卡，有人称她嘉年华，无非都记取了她的繁华、隆重与热闹。有人认为文学奖办成这样，未免有点过度包装了，但是只有曾经站到台

上去，被远处一盏高瓦特聚光灯的强光探照过、被响彻全场的掌声包围过的人心里最清楚，这一方舞台实在让马华文坛久等了。

马华文坛很小，小得像一株长在“文学中原”（中台两地）边境之外的弱草。自从马华作者们认知了马华文学不得被边缘化，也不得不被世界华文文学所忽略的事实以后，大概都曾经有过一段郁卒期。长久以来志气难伸，不免有自我矮化的倾向。纵使国内的文学竞赛长年有之，被这些奖项肯定过的作者也不少，然而谁也不能否认自己一直在响往着来自于“文学母亲”（我们的作者都曾吮饮过中台文学甜美的乳汁）的认同与肯定，一如这世界上每一个电影工作人都对好莱坞和奥斯卡充满憧憬。

花踪就在这许多写作人焦躁的渴望中诞生了。那年《星洲日报》刚从1987年茅草行动中惨遭封闭的厄运中重生，带回来“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烈士形象。“正义至上”是该报重生以后的理念与口号，这口号喊起来只把华社听得热血沸腾，从此该报在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进程中真正举起了自己的旗号；报章销量激增之余，《星洲日报》作为人民喉舌以及华族文化传承者与发扬者的角色也获得普遍的认同。该报于1988年在砂劳越商人拿督张晓卿接手后复刊，两年后由当时的总编辑刘鉴铨宣布创办“星洲日报文学奖”。

“花踪”经过大马华社的一轮阵痛后诞生，主办者得了天时地利人和，显然有意举办一个真正具有创造性和代表性（既代表《星洲日报》，也代表马华文坛和大马华社）的文学奖。该报先从形象和包装上着手，为花踪的登场而大事粉墨。在花踪之前，华社大概不曾有人想像过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地方（华文文学尚且未被纳入国家文学的殿堂），可以有这么一个盛大而隆重的文学奖。再之“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踪”一语，唤醒华社对于父祖辈们渡海越洋南来拓荒的辛酸记忆，花踪是以与民族的文化历史甚至道德情操结合，有了其内在的纵深和向度。

自从天后宫那盛大的颁奖礼以后，花踪再没有退下这华丽的舞台。颁奖典礼上载歌载舞，也承载了华社对大中华艺术和文化的孺慕之情。来自中国大陆的钟磬之音、京剧国粹、民间变脸绝活；来自台湾的越界舞蹈，加上本地演艺团体和音乐家陈徽崇的盛情参与，每一届都让与会者惊叹连连，甚至有人单是听〈花踪之歌〉便已泪眼盈眶，激情不已。

文学奖的征文和评选过程繁琐且需时冗长，直到成绩出炉，主办当局以一个欢天喜地华丽缤纷的“丰收祭”予以庆祝。舞台上的灯光总是璀灿耀眼的；〈花踪之歌〉的旋律总是动人心弦的；文学奖揭晓的一刻总是激情万分的。只有台上的领奖人最清楚：这一方

舞台已将马华文学的位置垫高；也只有一个隆重如奥斯卡的舞台，以及那数盏高瓦特聚光灯，才能赋予马华文学更强的主动性和自信心，可以自荐予文学中原。

7 届花踪，对马华文坛及文学的发展影响至深，而且效用积极。从一开始这个文学奖就很不单纯，也很不安份，一直添衣换妆，想要超越“文学奖”而朝向超大型的“文学节”模式去寻找新空间。因而当我们提到花踪，却有人只意识到一场豪华的颁奖礼，对她未免亵渎。

由 1990 年花踪宣布创立以来，其间马华文坛经历了一段众声喧哗的岁月。现实主义和现代派作者的针锋相对、断奶论和马华文学内在中国等议题，激荡了原已许多年平静无波的马华文坛（当年天狼星诗社的温任平宣布复出，又为这一台好戏添了精彩的一笔）。在这风风雨雨又生机无限的十余年间，花踪见证着文坛又被文坛见证着，无论将来花踪是否能坚持办下去，这一代的马华写作者和以后的马华文学史都不可能会忘记，这里有花踪，有过文学的盛世。

写作者喜以“不争一时，只争千秋”自勉，若以“千秋”为期，则此刻为花踪立传作史，其实还嫌太早，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对整个华社和马华文坛而言，花踪确实有她被记录下来的价值。在第 8 个

花季来临之前，这时候开始做一点花踪回顾和资料整合的工作，以方便后人进行研究和评论，看来还是适当的。

花踪纪略

细说从头

1990年3月,《星洲日报》宣布即年起举办两年一届的“星洲日报文学奖”。当时大家都对这项构思和决定采取观望态度。马华文坛自80年代起已有举办文学甄选奖的风气,许多华团、青年或文艺组织都凑过这份热闹。直至1989年这些团体开始凝聚力量,自愿被收编在“马华文学节”的旗帜下;各单位每两年在同时段内举办自己的文学奖,然后约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轮流进行赠奖仪式。这勉强将国内的华文文学创作比赛整合起来,稍为提高了马华文学创作者“凑热闹”参赛角逐的兴致,奈何这种每隔两年才凑和在一起文学活动,其内在结构难免松散,因而终究无法制造强大的声势,而且也难以从中找出真正具代表性的文学奖和文学作品来。

《星洲日报》在花踪之前,有过与民间华团和其他文艺机构合作举办文学奖的记录,却因为流于公式,其效果也和上述各文学创作比赛一样,似乎让文学写手“赚点补贴”的作用更甚于为马华文坛发掘好作品以及表扬好作者。

6月份征文细则详列出来,“星洲日报文学奖”已正式易名“花踪”文学奖。熟知各地文学奖的明眼人,不难看出花踪从征文方法、奖项类别以至评选方式,都与台湾两大报社《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分别举办的“时报文学奖”及“联合报文学奖”如出一

辙。

换一个角度来看，上述两个传媒机构所举办的文学奖经多年耕耘，已经成为当地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文学创作竞赛，而且也陆续发掘了不少具才情的好作者（早期的得奖者当中，有不少已经成为今日的名家）。当时《星洲日报》作为大马最具影响力的华文报社之一，在草拟“花踪”文学奖时向台湾同业取经，当属无可厚非。报章上排山倒海的宣传（巨细靡遗的征文办法占去巨大篇幅，并且刊登的频率相当高）、丰厚的奖金（总奖金额5万6千马币，其中报告文学奖和小说奖的首奖奖金高达8千元）、多元的类别（计有报告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散文奖、新诗奖，以及细分为小说、散文和新诗3组的推荐奖，共5大类）、非常有限的奖项名额（除推荐奖各组推举一人得奖以外，报告文学奖首奖有一、佳作有二；余类均设首奖一名及佳作三名），都让“花踪”文学奖特别显得骄矜和珍贵。当时稍为关注国内艺文界发展的人，包括文学创作者和文学作品的阅读者，大概都不得不为这隆重其事的文学奖侧目。

纵观第一届花踪文学奖的征文内容，其中报告文学奖是身为传媒机构的主办当局，基于某种使命感和“传媒情意结”特设的奖项类别，这在过去各项马华文学创作比赛中闻所未闻，然而这奖项在

台湾两大报文学奖中已行之有年，因而《星洲日报》无非只是直接搬用，算不上创新。倒是推荐奖得主的产生模式颇为罕见，需由该报副刊〈文艺春秋〉及〈星云〉的主编根据过去两年在上述两个园地中刊出作品的记录，以各作者的发表量（必须发表过至少2篇小说或3篇散文或3篇新诗）为基准，再衡量作品的水平予以推荐。一众候选作者的相关作品过后呈交评委团审阅，最后带到决审会议上进行讨论和遴选。

这项推荐奖大大有别于一般为了肯定某作家的贡献而颁发的“终生成就奖”（例如两年颁赠一次的“马华文学奖”），而是把评选范围圈定在作者近两年来总的努力和文学表现上。这除了可作为主办当局给予支持该报的作者的一项回馈以外，同时也有鼓励马华作者积极投稿该报（或至少把最好的作品留给该报），以及激发作者们以高度自觉去提升创作水平的作用，虽然征文形式不尽完美（因为被推荐者于同时期发表在其他报章刊物上的作品不被接纳，无法确切地展现作者的“整体表现”），然而当时大马华社缺乏发表文学创作的刊物，〈文艺春秋〉和〈星云〉可说是文学作者眼中的“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文艺春秋〉向来要求严苛（当年是由王祖安把关），不少成名作家都有过被退稿的惨痛经验，也有许多跃跃一试的文学新手在这里碰过一鼻子灰。正因为如此，在〈文艺

春秋》刊出的作品都保持了相当的水准，也使得〈文〉在同类型刊物中竖立了高人一等的形象，不少作者都以作品被该版录用为荣。因此，由〈文艺春秋〉筛选作者给予推荐（由于〈星云〉以刊登笔调轻松的生活小品为主，因而被推荐的作者大多来自走严肃文学路线的〈文艺春秋〉），仍然有一定的说服力。

征文细则刊出后不久，新加坡国际艺术名家陈瑞献给《星洲日报》献上一座木模。那是艺术家漫步海边，灵感触景而生后所创作的雕塑作品。陈氏将玫瑰与海鸥的形状揉为一体，形象超凡，且取名为“花踪”，即“华宗”的谐音，含“华人之所宗”的意义。作品马上给主办当局启发了一个文化意念：“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踪”，花踪名句于焉而生，而星洲日报文学奖也正式易名为“花踪文学奖”。

花踪奖座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主办当局遵循艺术家的意愿，不惜远赴台湾物色曾经为故宫铸造铜雕的卡卡艺术社，把花踪的意念和理想全部铸入铜雕中。此后这座花与鸟缱绻为一的铜铸奖座，为花踪文学奖竖立了鲜明动人的形象，而且也因着花踪的广受认同和景仰，这座铜雕更在往后成为许多年轻写作人眼中的标竿。

若说花踪铜雕为花踪文学奖提供了“视觉上的象征”，那么后

来的〈花踪之歌〉则又是另一件披在文学奖身上的霓裳羽衣了。大马诗人小曼在第1届花踪颁奖礼圆满结束、舞台上的灯光熄去以后，怀着难以抑制的激情，要求音乐家陈徽崇为颁奖礼编写主题曲。两个刚被花踪深深震撼过的人，经过一夜不眠以后，终于在拂晓时分谱成〈花踪之歌〉。正如许多不朽的艺术作品一样，花踪铜雕与主题曲都诞生在艺术家的狂热和激情里，如同罗马神话中完美的爱神维纳斯诞生于波澜激荡的海上。以后花踪或花开千姿，或果结累累，都当记取最初有美术与音乐深情奉献。

由于主办当局大事铺张，首届花踪果不其然成了万众期待的文化盛事。1991年6月，花踪颁奖典礼相约文学爱好者于首都天后宫，但见雨中的人们络绎不绝，千来张椅子在大会开始前已悉数爆满，后来者唯有站在观众席后头翘首观望。这场盛会的声势以及会上所表现的文化热情，让花踪马上受到华社和文化圈的认同，也奠定了花踪文学奖在马华文坛中不易被超越的价值，以及难以取代的地位。

颁奖礼结束后，当晚有不少与会者怀着亢奋的心情离去，有者眼眶含泪情难自己，回去后迫不及待地握笔直书，把他们的感想投寄到报社。后来〈星云〉版每日刊出小部分“花踪回响”，长此下去几乎欲罢不能。